

夷

堅

志

夷堅支景卷第四十六事

姜處恭

淄州姜處恭年二十四歲時以妻龔氏之兩兄謫南安及桂陽徃省之從安南上犹縣間道適桂陽行峻嶺曠谷蔓無人煙經日終得一村落又無族舍涉大溪外二里有屋三間標曰如歸館主翁隔溪居間有客始來啟戶已而復歸更無人可給薪水姜遺僕詣遺曠買酒肉俄遇三武士至兩人持長矛一人執大刀色白如銀執刀者最豪健姓名為薛忠云分徃某處屯駐時當暑天姜汲水調暑藥分食酒至復共飲欲

取刀切肉薛忠於左足脫抽匕首授僕又於左足畔
解刀磨澗石上迨夜共坐納涼薛曰我輩邂逅相逢
既喫公藥又飲公酒無以為樂請觀擊刺於是袒裼
距躍良久方止歎曰明日囊無一錢柰何姜固疑其
非佳士既就寢但危坐榻上不暇寐甫夜半聞館門
剗然蕩開心愈顫掉呼問之荅曰我不能安眠而起
公勿訝天未明辭去犹以刀磨憂窓檻十數番姜平
明登塗未及五里見三尸卧于道狀如商客乃武士
所戕也又一程迷失路日向夕無人往來時見紙
錢纏搭草樹頃之嵐霧翳合對面不分誰何直行過

深夜埃翳頗散稍窺明月傍側若虎嘯聲急置擔杖
與二僕升高木自縛移時乃下復前進得一草舍翁
媪出揖驚賀曰官人定有後福憶所過挂紙錢處乎
魑魅魍魎白晝牽人衣嶺上下又多猛虎豈容平行
安步畧無困惱真可賀也它日歸至南安則薛忠輩
既事敗就擒戮於市矣處公恭自安礼上為詩予前志
書之後錫山士人陳善為記其事以為姜平生為人
行義孝友故值兇盜行鬼區蹈虎境履危如此皆獲
免去

琴臺棋卓

乾道初內侍陳源坐罪謫郴詔藉其家貲出驚將作

呂丞義卿得二物其一琴臺號州月石所斷色紫而
理細茂林修竹江村小景工妙不可名狀四脚各以
綠絲條繫降香真靱子一枝其一象棋卓高一尺五
寸濶二尺五寸空中以貯棋合四圍有欄沉香為局
面牙柵界之其外用烏木花梨白檀數匝緣飾以降
真香刻水浪加金填而浪頭填以銀笄薌襲人它物
一切稱是其居在祕書省東連牆起樓、下築露臺
每延客張樂必於其處有閩士獻書警之曰宅西正
是三館、職多窮寒措大美人富貴於心常弗堪稍

迂則為臺諫給舍或能害我是後遂不復至此書雜
於故紙中故外間得見之貂璫僭侈之極罪不可勝
誅尚尔漏網

高宗閱其鈿榻水精盤謂宮禁所無有

呂氏綠毛龜

呂德卿家畜綠毛龜於盆池中久而甚馴每至日午
間以小竹杖擊水面必應聲而出即就杖頭捧生豬
肉數小嚙飼之食盡復入凡如是兩歲未嘗少差稚
兒欲為戲用此時擊水出而取之寘于定盆次日歸
之至午不復出經六七日使童子沒臂求索則死矣

此一介蟲之微愠於失信寧不食而死異哉又魯子
礼書室石斛中育白龜僅若小錢大背文皆黃金色
有光采双目如漆後因以輟鹽與食金文脫落而斃
秀州市民社會有一龜若藥瓢然詢其人云自始得
時以鐵捲束其腹故如此又一道人盆養二龜行步
皆狀如鼈而龜文喙若鸚鵡尾之長與身等鱗甲斑
斑然此四者與常異也

吳法師

呂椿年幼子年三歲以紹熙癸丑夏得痼疾父母憂
之醫禱備至或言有吳法師者符水極精宜使治之

乃亟往邀請復以百錢雇臺市小兒一令附語吳訶
責詰問勅神將縛其手即徐、高舉手為受繫之狀
繼令縛兩足亦然叱之曰汝是某鬼乎俛首曰是凡
所扣數條皆咄囁應喏又曰吾不忍治汝、要某功
德乎兒頷首謝曰幸甚旋叱使去兒冥然赴地少頃
而起法師退呂氏詢小兒適見所見尚能省憶否荅
曰我貪百錢之利故一切從彼言其執縛對荅皆我
自為之仍以久立脚力疲盡是以隨問據頭且欲事
了後出外睡一覺耳衆相視大笑而罷幼子亦自愈

臨安薦橋門外米市橋之傍有賣踈豆者腰間生尾
長四尺余每用索纏縛數匝乃得出常為市中小兒
窘逐必求觀乃止又一丐者亦有之然才長數寸

陸思俊犬

秀州李氏老韓陸思俊家畜一犬甚馴凡七八年陸
夫婦繼亡遂空其室而局之犬犹日卧戶下俛然
間往來它處已復歸常作聲焉若有所尋索而悽
咽者鄰人不忍視或以糟糠呼飼之亦不食久之肉
消骨立長號數聲而斃

完顏亮詞

建康歸正官王和尚濟南人能誦完顏亮小詞其咏
雪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州小渚山色捲
簾看老峯巒錦帳美女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
楊花是蘆花其中秋不見月鵲橋仙曰持盃不飲停
歌不發坐待蟾宮出現片雲何處忽飛來做許大通
天障礙愁眉怒目星移斗轉懊惱劍鋒不快一揮
斷此陰霾此夜看姮娥體態讀其後篇凶威可掬也

寶積行者

台州仙居縣寶積寺雖小刹而從來規矩整嚴紹興
中僧圓悟主寺事園人陳甲常種蔬菜未鬻直堂行

者慶修竊其一畦陳妻王氏知之而不克與競但作
空呪云我所失菜直一貫二百錢教你做畜生還我
已而慶修病傷寒因自汗失音困乏欲絕人問所苦
不能言唯墮淚而已寮衆以粥飲強灌之淹々幾一
歲忽甦然而起語人曰向來不_{宜是}合取陳家菜遭彼
設誓憶昨病瘥時見黃衫公人來云王大伯叫汝即
以黑衣如我体大伯者王氏兄也遂被驅入其舍後
先已有七八人在彼矣約月余復獨挈我至陳園顧
視自身乃成一豬窘急思歸而為繫縛旦以糟食餵
飼我數月後肌膚充腴持貨于張屠正得錢千二百

屠施刀猛刺喉下痛不可忍大叫一聲歟如夢覺自
是瘳疾徐以其事詢諸人所說皆同傳記中載死而
償債者多矣若慶修生而為豬木之有也紫囊長老
清可親見之

何左司

何萬一之陳諤蹇叔皆福州名士平生最相厚善雖
為鄉里交游而情好不異骨肉淳熙十三年同為宰
屬是歲之冬何出守姑蘇才數月陳為左司郎官其
家媼夢何來言我如今不做平江知府別受得好差
遺官况極勝前時又與尔官人同官我心甚喜可先

次為報知寤而告陳莫曉所謂俄報何下世媼復夢之其金章紫綬乘白馬導前溢目謂媼云我先去赴任尔說與左司治疊行李了早未媼再以告陳始憂窘不知所以為計遂卧病少日而卒呂德卿時監封樁庫陳為提領官自為呂說

清塘石佛

湖州周司戶幹僕陶忠掌收掠僦債之直每日暮必經由清塘門裏常見河畔髻髻有光自水際出凡數十夕皆然漫記其處旦而往訪尋得一方石四面皆鐫釋迦佛像即取以歸香火供事甚謹石理細潤可

愛遇天雨將先一夜必有水珠出以之候陰晴未嘗
不驗時乾道初元也陶氏自此儲積稍以豐腴至淳
熙甲午其子顯寘黃頭雀籠於佛室相近廢遺矢汙
像不加拂拭忽風雷中夜暴震迨曉失佛所在窮人
力搜索不復可得未免顯病瘧夢為黃衣卒逮至獄
廟神斥數其罪命與杖二十驚覺視之臂無膚矣醫
者以杖瘡膏貼傳月余乃愈明年夏頓苦煩悶赴水
而死家日以貧窶一切如初

趙葫蘆

宗室公衡居秀州為性和易善與人款曲但天資滑

稽遇可啟顏一笑衡口輒嘲之里閭親戚以至倡優
伶倫無所不狎侮見之者無敢不敬畏素寡髮俗目
之以為趙黼蘆遂為好事者作小詞詠之曰家門希
差養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兜
回水上乾捺不翻真個彊無處容他只好炎天煦作
巴讀者無不絕倒蓋亦以謔受報也

扈宣贊

戚方既罷鎮江都統制謫竄長沙後自汴卜居湖州
乾道七年苦腰股沉重之疾藥石鍼艾俱弗効既而
痾痒不可忍乃寘甌熾火橫股其上使熱氣蒸噓方

崇寧脫行
換時記補

得稍解如是累月而死正困棘時侍妾秉燭進藥見
燈焰上現人頭數十已則滿帳皆然殆以千計其一
差大指賊曰此扈宣贊也蓋賊為巨寇時破廣德軍
凡官吏自太守以下皆舉室為屠戮每斬首竟則剖其
腹折其股而實之以錢獨教授一家得免扈君任兵
鈴罹禍尤酷妻卞氏色美賊以為妻逮命絕之際人
皆知其為冤業云卞氏亦繼死子世顯坐殺人於都
城掠其楮幣受極刑云耳

崇侍郎墳

崇茂寶侍郎薨塋於湖州卞山之西南後十年道人

徐存真至其處謂庵僧曰此地本佳但近來佳氣已
走了其家衰替當在三二年間急卜它兆域改遷猶
可救一半倘因循不問禍至無日矣僧以告榮之子
簡殊不屑意蓋事緒至大非指日可辦也既而簡殂
諸孫鉛山主簿撫辰南康司理應辰仁和知縣授辰
相繼而亡諸女婦輩死者十七人今唯桃源主簿拱
辰存墳墓之所係如此豈偶然邪存真者亦異人矣

王雙旗

忠翊郎王超者太原人壯勇有力善騎射面刺雙旗
因以得名嘗隸劉武忠軍中為步隊小將後解兵籍

得湖南巡檢坐莊削官編置鼎州遂入重湖為盜戕
奪人貨至于黥配然惡習不悛曾遇道人授以修真
黃白之術乾道庚寅辛卯間年八十矣時岳陽民家
遭劫被害者數人且姦穢其婦女累歲捕賊不獲福
州連江人黃士宏為平江尉正鄰壤也悉意蹤跡之
得凶盜十輩而超為之首既成擒下獄尉見其春秋
已高而精采腴潤小腹以下如鐵而常煖呼問之曰
知汝有異術信乎對曰無它技唯得火炙力耳每夏
秋之交輒灼艾數千株行之益久全不畏寒暑能累
日不食或一食兼數日之饌皆不覺大飢大飽豈不

原空三行

聞土成塼木成炭千年不朽皆火力致然邪鞠其過
犯略不諱隱結正赴郡論斬刑創者剖其腹得一塊
非肉非骨凝然如石蓋其矢火之効惜其不自檢束
至於觸大惡抵極刑翻為養生之累其無識甚矣士
宏說

金鷄老翁

趙師誦居湖州武康上柏圓覺寺乾道九年春為父

謀葬地久而未得夏五月夢一翁雪髯白衣右手抱金鷄與語云吉卜只在三十里內明日便可得時所營茫然無緒未敢以為信明日正午寢寺知事僧來謁言有一道人持經帳為某家售地請即令入詢之迨晚偕詣其處問山名乃金鷄峯也頓悟昨夢喚主人至商價須百千喜而酬之成券之日又適辛酉耗穴坐壬向丙於青囊家指為佳城葬之次年請以進士登第

慶喜貓報

呂德鄉親戚家一庖婢曰慶喜置兔腊於厨為猫竊

食之而遭主母責罵不勝憤、擣猫擲于積薪之上
適有木义正與腹值簽刺洞過腸胃流出呼呌彌一
晝夜而絕後一歲此婢因暴衣失腳仆地為銛竹片
所傷小腹穿破洒血被体次日亦亡殊似猫死時景
象蓋冤報也此卷亦吕德卿說

夷堅支景卷第五十四事

臨安吏高生

朱思彥則淳熙初知臨安縣因鈎校官物得押錄高生盜俊^侵之過其妻尤冒貪每攬鄉民納官銀詐給印錄而私其直時高以事上府先逮妻送獄高歸詢詰之應吞殊不遜遂併鞠治囚繫月余日加緝訊一夕丞巡牢二人哀泣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惻然憐之會朱延過客飲宴席未散乃為破械出之使潛竄跡明日丞詣縣與朱言高某為胥長而夫婦盜沒民錢且對長官咆哮誠宜痛治然久在囹圄昨夜呼其

名已困頓不能應不免責出之旋聞皆到家即死幸
不隕于獄不必彰聞其子亦頗斂瘞既從其請矣失
於顓擅此情悚然朱喜丞之同嫉惡又處事委曲無
跡致詞言譏迨反室復念彼罪不至死一旦併命異
時豈不累已正不然將有陰譴寃崇之撓自是寢食
為之不寧遂見二鬼裸形被髮箠痕遍体徑前挽衣
裾曰我罪不過徒隸乃淪冥塗又使縣丞屏去体骨
慘忍如是非得尔往地下證辨斷無相捨之理朱噤
不得對遂感疾鬼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朱告之故且
思曰不忍一時之憤至不可悔今又奚言亟笑曰兩

人實不死吾憫其困而脫之區諸邑下親戚家而給
以亡告耳朱曰若是則日、現形吾前者為何人丞
曰此憂疑太過所致當呼使來甫經宿果至拜於庭
下朱登時心志豁然厥疾頓愈命高復故役焉或又
言朱所致胥真死常出為屬任漢陽復州守時恍惚
見高入府猶怒閭人不誰何及兵校不提搦皆決杖
有黥配者郡民知曩事莫敢白至今未能安泰云

許六郎

湖州城南市民許六者本以鍋餅餌蓼蘘為生人呼
曰許糖餅獲利日給稍有寬余因出于本錢於里閭

之急缺者取息比他處稍多家業漸進遂有六郎之
稱乾道六年病死其甥女嫁秀州魏塘陳氏鄰家牝
犬生三子其一白色腹下有褐毛五字曰湖州許六
郎甥女往視信然使其夫持千錢買之未忍報許子
而許氏為亡者設三七齋會一家皆夢見之泣訴云
我在生無显過只緣放錢取利致貧民不能償或鬻
妻賣子坐地墮犬身犹幸生于陳壻之隣外甥已贖
我可便取歸然不過一百日則業緣盡矣明日其子
即遣僕往陳氏甫到乳犬已迎門搖尾僕以絮窩負
之歸至家據主席而坐兩眼淚落妻子不勝悲惋嗟

育盡志滿百日果亡

童七屠

台州近城三十里有小寺亦曰徑山路口有屠者童七累世刺豕為業每歲不啻千數又轉販于城市中專用以肥其家淳熙初元歲夕家人夢先亡祖考盡集云因小七不改故業我等皆已十余次作豬死于其手今園中所畜摠是我輩然還債已足切勿更加殺害至旦往視之群豕首悉變為人若祖若父若伯叔若姑姊妹皆悲酸出言大畧與昨夢所告等而下体固畜類也頃之復故而外人無所見童遽空群捨

入寺且飯僧懺佛痛自洗悔而改貨紗帛以自給至
今猶存

淳安潘翁

紹興二十五年^忠虫翊郎刁端礼隨所親邵運使往江
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
二三里入一村舍少憩見主家夫婦舂穀問其姓氏
曰姓潘婦淪茗以進聞傍舍寇宰有聲試窺之乃一
無頭人織草履運手快疾刁大驚愕扣潘生曰此
吾父潘翁也宣和庚子歲遭幫源方賊之乱斬首而
死某偶逃外得脫還訪尸于積骸中尚可辨認昇而

以歸手足猶能動肌体皆溫不忍斂殯唯造小亟寘
首埋于屋後而用藥傳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
飲食則嗽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
翁已七十矣刁亟反僦邸神志恍然不寧者累日後
每思之毛髮輒洒淅也已志所書廣民亦如此焉

湯教授妾

湯衡平甫臨安人登進士第待某州教授闕就上饒
王侍郎家館舍携孥寓于門屋之側乾道中王氏遭
火災焚燒俱盡湯妻得驚疾致亡寔于彼處湯後至
都城買一妾頗有色藝悉取故妻箱笥首飾付之嘗
以清明節上塚將偕游山未及行白晝見妻舉手搦

妾碎其冠珥裳衣肆擊移時乃沒舉室怖駭又不敢
招邀巫法驅禦湯於是為檢願遺物可值千緡盡付
寺觀追營薦焉妾病踰月方愈影響亦絕

高子潤

文林郎高子潤淳熙庚子歲為真州判官因被疾夜
夢神人告云汝生前作官誤斷公事陷一平人於死
今雖隔世猶日伺隙欲償寃對以吾衛護之故未
能前然恐終不能庇汝若能急納祿不獨可以延年
兼此鬼亦不復為祟矣高寤以告妻子使治歸裝明

旦白郡守致仕守留之甚力高詳舉昨夢云儻知而
不去恐不能脫死意憾然即從其請上諸朝時相加其
恬退奏于合迂秩上更加一官歸秀州居東門之時
外一意治生遂為富室且賦性倜儻有氣義高氏巨
族也姻黨至多以窮來言者必蒙其惠或云方夢神
人時它有緒訓既不為人言故不能審

鄭四客

鄭四客台州仙居人為林通判家佃戶後稍儲有羨
或出外販貨貨紗帛海物淳熙二年偕其僕陳二負擔
至摘星嶺鄭有姑嫁於嶺西十里間將由徑路往訪

之日色已晚忽值驟雨不能前過一空屋趨入泊憩
旋敲石取火拆葦籬炊燃積藁下若有物蠕動視之
乃三乳虎亟以隨身矛刺殺之而用它木撐閉門戶
少焉聞撞扉聲甚猛窺之隙中蓋兩大虎其一銜物
長數尺頓於地其一舉爪穿闕下意欲突入鄭以利
刃斷其三爪兩虎皆捨去良久審听如人呻吟莫敢
啟閤迨旦出視乃通判之女為虎所搏幸無損傷鄭
負以下山迺還回縣送歸林氏一家聚哭不勝喜厚
謝鄭生鄭因此亦懲虎暴不復為商矣

聖七娘

建步初車駕駐蹕揚州中原士大夫避地來南多不
暇挈家溜川姜廷言到行在參選以母夫人與弟乳
言已離鄉在道久不得家書日久憂恼邦人盛称女
巫聖七娘者行穢跡法通靈能預知未來事乃造其
家焚香默禱才入門見巫蓋盛年女子已跣足立於
通紅火磚之上首戴熱神將方降即云迪功郎監潭
州南岳廟姜跪問母與弟消息更十日當知又三日
可相見姜聞語敬拜積憂稍釋恰旬日果得書又三
日家人皆至姜悲喜交集厚致錢往謝一切弗受唯
留香燭幡花而已姜後為工部侍郎每為客道此

呂德卿夢

呂德卿自贛州石城宰滿秩赴調夢人持榜子未謁
曰前信州通判洪朝奉其字廣長二寸許蓋予大兒
也前此無一面之雅叙致但云以家君於門下託契
故願識面今亦將相與同周旋矣覺而熟念不能測
時大兒已除倅福州既還鄉里後數月呂受甲寅覃
霈遷秩之命告中乃載云等洪椿等五人擬官如石
遂同轉朝散郎始憶前夢

右九事皆呂德卿說

范諤妻

范諤字昌言夷陵人好學攻文娶白雲郭先生願正

女為妻夫婦絕相謹年過三十而郭氏死諤夢之如
平生挽其裾曰與我同行諤謝曰汝不忘疇昔恩義
至厚吾亦何辭但親老子弱勢難如願耳郭曰既不
可同歸須勿赴省試乃可自是諤屢舉於春宮官每在
塗惴惴然恐陷不測雖無所患苦竟坎凜不第以沒
勿赴省試之語斯其兆歟順正姪季勇說

伍相授賦

建昌李朝隱字兼美其家素事伍子胥之神甚謹民
俗呼為相王有禱必應李在太學以冠至守城得免
舉夢神遣駛卒示以賦一首其題曰光武同符高祖

夢覺不能記憶次夜再夢且使熟讀遂記悉之紹興
辛亥江東西舉子類試於饒州正用前句作賦題遂
奏於後官至左通直郎

董性之母

饒州德興縣常豐村士人董性之母李氏淳熙十二
年五月苦腹疾是時村墅間多嬰此患李疾勢日進
七月九日夜半氣息不續家人相守啜泣棺斂衣衾
悉已辦治天時正暑湏臾即就木翌日卯刻微若欠
伸扶起坐乃言曰吾始落冥境初行平陸曠野數里
許入大城聞人聲嘈々而眼界絕闊一無所覩我自

分必死矣以口語心曰吾受持觀音普門品經凡三
十年未嘗少懈今一旦入鬼錄佛如有靈不無覲幸
於是大聲疾呼救苦觀世音菩薩僅百聲恍然若有
以右手把吾左臂而偕行者終三十餘步漸覺光明
如晝乃一嬾人瓔珞被体璫璀璨照耀香氣芬郁好相
端嚴吾知為菩薩示現告使救命應曰尔已數盡緣
善根素具故來相援宜急歸勿留更半紀復相見吾
方作礼敬謝則舉步愈高相距愈遠指西方而去遙
望幡盖導前金碧輝晃使人蕩心駭目旋如梦覺不
知身之卧此榻也自是康樂安平後五歲紹熙元年

八月十七日無疾坐逝性之自為文記其事云

董参政

廬陵董体仁参政

德元

累舉不第用特恩得州助教貧

甚無以自養乃從嬾人家書館紹興丁卯秋試諸生具赴漕臺請舉者欲使偕入貢場董年時已高無復有功名奮飛志不肯徃強挽以東道過臨江郡守彭子從合鄉人也視其刺字曰老榜官耳何足道畧不加恤是歲預薦送次年南省奏名廷試居第一以有官之故詔升王宣子居上而董次之恩例與大魁等得左承事郎僉出鎮南軍判官歸次臨江彭守遣介

持公狀迎候董批絕句於紙尾曰黃榜初開墨未乾
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知己未相逌便是從前老榜
官彭聞之慚悔自是六七年董驟進用為侍御史彭
不敢出求官已而董執政適撥路虛席遂行相事起
彭為廣東使者人善其能怨損怨云

南岳梁廟

淳熙中南岳廟火詔潭州重修命湘潭令薛大圭督
役所用材木絕大深山窮谷求取殆遍而正殿缺一
梁當長五丈而徑五六尺者乃中度搜訪不可得或
言湘潭境內黃岡白馬大王廟前有巨杉其高憂雲

他處所產皆莫及今將集事非此木不可得廟神靈
威怖人那復敢近薛審訪得實即具文牒遣邑尉王
以寧焚於庙下然後領工匠百輩厲斧斤伐木至其
傍見長蛇蟠踞根株匠手顫股栗拱立相視尉遣人
馳報薛、策馬親詣庙致牲牢酒醴敬禱曰此方壤
地皆嶽帝所司今崇建宮宇出制勅區、一木當以
為棟梁之用尚何愛惜哉取杯蛟擲之得吉卜於是
百斧并進聞樹杪鏘然如劍戟聲匠惧而止薛不听
明日樹根汁出如血迸流滿地大聲如雷樹既斷而
盤空旋繞欲墮不墮薛麾衆趨避復白神曰既已許

我願勿以聲響靈異動人如是者踰時方仆還謁廟
真謝神像遍体悉折裂視者落膽疑樹蛇是其精魂
云薛之子天騏說

夷堅支景卷第五

校

夷堅支景卷第六 十四事

富陵朱真人

安慶厚廣安軍人為成都教授當過大慈寺主僧待之甚至寺据一府要會每歲春時游人無虛日僧倦於將迎唯帥守監司來始脩禮延佇視他官蔑如也安蒙其異顧順而問之僧曰昨夜三鼓外人傳呼云中書相公且至凌晨而公來知他日必貴所以奉待安以上書論學制召拜監察御史後為湖南轉運判官頃聞詩自御史謫監潭州稅夢于江岸迎中書相公識其面目甚悉是夕報安入境明日見之宛然夢

中人也安又自言為諸生時夢人導至大宮闕望真
官被冠服坐殿上時江漬神先在廷下與同班神居
其上良久真官命吏引神却立揖已居上既拜謁召
升殿賜坐某請曰江漬尊神蜀人素所嚴事何故班
在下真官曰鬼趣安得處神仙上汝生前乃富陵朱
真人今生當為宰相但恨鼻準不正尔覺而默喜嘗
作絕句以記所見云夢游仙館逢真侶為說生前與
此身本是富陵朱隱士暫來人世秉陶鈞孫宗鑑著
東臯雜錄書此事且謂安位止同知樞密院而贈特
進蓋寄錄文階舊為左右僕射也予以其說為不然

安當紹聖中為諫議大夫一意附章子厚及蔡京卞故有大惇小惇滅人家門之語至指司馬公呂汲公劉莘老梁況之為大逆不道士大夫訴以理書牘被禍者七八百余人可謂元惡大憝神仙宰相之夢出於其口而妄自尊大異聞之者不敢議已耳清都絳闕之人雖謫墮塵世者必不如是也唐小說載李林甫盧杞皆稱為上仙殊與安相似安小子郊坐指斥誅次子邦竄流涪州其祀遂絕上天昭々踈而不漏也

葉祖義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游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
不窮多因口^語謔浪所至遭嫌惡嘗曰世間有十分不
曉事者吾以一聯詠之曰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
仝月蝕詩後登科為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及同僚無
不歛怨一旦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餞獨與西湖僧兩
三人差善至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叙別半醉
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醴陵尉

醴陵縣尉者失其姓名舊嘗有風疾既而平愈後到
官因受檄往衡陽方自入山谷深處無肉可買見從

者捕得穿山甲烹食乃嘗數鬻病遂作左手足俱廢
於是謁歸孫少魏赴永州遇之於塗憐其困苦搜篋
中藥一兩種漫與之纔旬日聞其人一旦強健沉痾
脫然遂以為藥之効暨至永閩圖經云穿山甲不可
殺于隄岸其血一入土則隄心潰壞不可復塞地此
物性能透地脉也始悟彼尉宿恙暫作而愈者亦血
氣通暢致然吾鄉多此蟲而無滴血壞堤之說

道州侏儒

道州民侏儒見於白樂天諷諫今州城罕有唯江華
寧遠兩縣最多孫少魏過其處詢諸土人云皆感獮

猴氣而生者也猴性畏竹扇聲富家婦每妊娠就寢必命婢以扇鞭扣其腹則猴不敢近貧下之妻無力為此既熟睡往往夢猴來與交及生子乃矮小成侏儒兩縣境接昭賀去九疑山五十里皆瘴癘之地山嶺之上猴千百為群相挽引殊不畏人其精鬼又能為人害如此

開福輪藏

潭州城北開福寺五代馬王時所建殿宇宏麗唯經藏作朱轉輪邦人前後欲營之輒不果政和四年甲午住持僧文玉始拆舊藏欲新之於棟間得一板題

四十五字云吾造此藏魔障極多初欲為轉輪衆議不可後二百年當有成吾志者是時住院者荆山璞化緣者中秋月匠人弓長玉傳示於衆莫能曉有識者解之曰荆山璞即文玉也中秋月即化緣僧智圓也弓長者搭匠者張其姓也推攷立寺之歲當梁正明年己亥正馬氏有國時恰二百年矣

李綬祝火

觀察使李綬雖生戚里而律身甚嚴不妄語笑交游間稱為法度士所居在東京報慈寺西一日寺中火延燒於外將及綬宅家人童僕奴荒窘奔走徙置箱篋

帑藏綬叱之不听出而索公服焚香再拜祝曰若李
綬家有贓賄願天速焚之火將近數步而滅嘗大書
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修福不如避罪真格言也唐
時王參元遇火災家無余儲柳子厚詒以書謂京城
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不敢道足下之善一出口
則蚩々者以為得重賂今乃幸為天火之所滌盪是
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噫世之以官為家而建干霄
連雲之大第視李君之事可不惧哉古六事錄少魏
東臯雜錄所予
頗潤飾而論之

文迪家蛇

餘干縣潤波巡檢寨兵文迪善捕盜以功積遷都虞
侯死後十余年妻亦亡其子百一者奉喪於家忽見
巨蛇如人臂長可丈許纏其棺莫知所從來一家怖
懾不敢近越兩日乃去徑入鄰卒張進之室張殺之
甫數日張死百一亦繼之時紹興四年五月也

孝義坊土地

慶元二年正月平江市人周翁瘡疾不止嘗聞人說
瘡有鬼可以出他處閃避乃以昏時潛入城隍廟中
伏卧神座下祝_之皆莫知也夜且半見燈燭陳列兵
衛拱侍城隍王臨軒坐黃衣卒從外領七八人至廷

下衣冠持一王問曰吾被上帝勅合于此邦行疫尔輩各為一方土地神那得稽緩皆頓首听命其中一神獨向前白曰某所主孝義坊誠見本坊居民家々良善無過惡恐難用病苦以困之王怒曰此是天旨汝小小職掌只合奉行神復白曰既不可免欲以小兒充數如何王沉思良久曰若此亦得遂各聲喏而退周公明旦還舍具以告人皆哂以為狂誕無一信者至二月城中疫癘大作唯孝義一坊但童稚抱疾始驗周語不誣逮病者安痊坊衆相率歛錢建大廟以報土地之德

西安紫姑

吳興周權選伯乾道五年知衢州西安縣招郡士沈延年為館生沈能邀至紫姑神每談未來事未嘗不驗尤善屬文清新敏捷出人意表周每余暇必過而觀之嘗聞窗外鵲噪甚急周試扣曰鵲聲頗喜未審報何事即書一絕句末聯云窓前接、接何事万里看君上豹閣周笑曰權乃區、一邑長大仙一何相奉過情邪是日吾與一小史執箕、忽躍而起奮筆塗小史之頰大書云不潔周表姪胡朝舉在傍因代其事俄又昂首舉筆回周移時若凝視狀諸人皆悚然徐就案書数十字大畧云平時見令尹神氣未清

面多滯色今日一覘屏顫日月角明天庭堂徹三七
日內必有召命之喜當切記之毋謂謔語時十月下
旬也至十一月十三日大程官自臨安來報召命越
二日省帖下以周捕獲偽造褚恭迂一官仍赴都堂
審察距前所說十有八日云後三年周從監左藏西
庫擢守婺沈生偕往周欲延鄉僧智湧住持小院白
山曰此僧絕可人工琴善奕仙能為作請疏否授筆
立書其警語云指下七絃彈徹古來之曲局終一着
深明向日之机詞既藻麗且深測禪理通判方婁晏

客就郡借妓周適邀仙從容因求賦一詞徃侑席仙
乞題指餅內一捻紅牡丹令詠之又乞詞名及韻令
作瑞岳仙丹捻字為韻意欲因險困之亦不思而就
之其語云覩嬌紅細捻字西子當日留心千葉西都
栽接賞園林杯臺榭何妨日涉輕羅慢褶費多少陽
和調燮向曉未露浥芳苞一點醉紅潮頻雙靨姚黃
國艷魏紫天香倚風羞怯雲鬟試揜便引動狂蜂蝶
况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惜獻酬頻疊看相將紅藥
翻階尚余侍妾既成畧不加點其它詩文非一皆可
諷翫周以紹熙甲寅為福建安撫參議官大兒忝貳

福州得其說如此

黃陂丞

黃州黃陂丞某者為人甚粹謹居官無過嘗晝坐書室繙閱文史忽見一頂冠女子立於傍其色憤怒言曰官人我相尋許久又却只在此且得見尔別一嫗若乳母抱嬰兒同來出語勸解云許多時事何如此休冠者應曰來日却相見如期復至色愈怒猛批丞右頰十數嫗又勸止俄以嬰兒授冠者亦批丞頰十掌自是逐日一來必批頰至腫痛不堪忍縣宰建昌李德叟率主簿尉皆視之二婦了不避隱德叟祝之

曰丞公有母垂老何不少緩之料必前世宿冤當令
具大功果相資薦庶得解脫願夫人哀念皆謝曰長
官聰明一見便測知本末然此事不可素休今且去
遂寂無影響縣為申郡乞解官尋醫踰月吏部符下
乃治舟將東歸吳中同僚祖餞於江亭臨分袂丞愕
然曰又來也而他人皆無所覩丞大聲呼叱曰剜眼
睛即舉手自剜双目繼割出肺腸滿地而絕時宣和
中德叟名秉

水太尉

李遷字夷曠建昌公擇尚書子也為發運司幹官嘗

捧檄河北晚抵一驛候吏先至見已有牌曰水太尉
召問驛吏此何處官員亦不能知所自審听其中聞
無人聲候吏以發幹牌挂于柱李亦至則聞有詬罵
者曰彼此事仕官安得相逼我蓋某官之孫某官之
子舅、係某人所稱皆將相大僚而姓名乃唐時貴
達者李不谷亦不與競姑就廡下憩泊俄又聞有語
云待迂出還發幹正位少頃一髻髻兒裸跣唯著犢
鼻視身如金色年可十五六荷兩空桶先出繼一婦
人椎髻曳皂裙牽白馬如雪最後一老翁裹圈脚幘
頭衣黃衫挑馬杓并胞刷之屬若圉者然唱云太尉

揖髻髻兒鞠躬一揖徑趨去俱全驛門外入大池水
心而沒子頃聞王嘉叟嘗說此事右二事南昌表方
頃元量說

胡秀才

樂平梅浦胡秀才為人愿慤讀書應舉鄉黨稱善人
處骨肉鄰里間無纖介嫌怨家事付之子弟未嘗開
心忽若有不懌語其妻余氏曰吾欲自縊妻聞言駭
愕百端解釋之終快、不領畧妻竊以為憂凡房內
絛繩衣帶之屬悉密加藏隱夜則使卧於床裏且命
一婢宿踏蹬上所以防閑之甚至踰年後稍益厭怠一
夕失之急吹燈遠去屋遍索乃在織室中用絲一巨握

細為索繫頸于機上体冷舌出死矣

楚陽龍窩

吳興鄭伯膺監楚州鹽場曹局與海絕近常覩龍掛
或為黃金色或青或白或赤或黑蜿蜒夭矯隨雲升
降但不覩其頭角土人云最畏龍窩每出則必有漲
潦大為鹽鹵之害一旦忽見之乃平地竇出一巨穴
傍穿深竅蓋龍出入處也場衆往視無復踪跡滿穴
皆龜鼈螺蚌殼或於蚌內作觀音像姿相端嚴珠琲
瓔珞楊柳淨姘無不備具又于蟹捲內刻一鬼毛髮
森立怪惡可怖如是者非一鄭取數物藏貯之今為

浮梁令間以示卜客

朱顯值鬼

饒卒朱顯為吾家養馬二十年謹畏無過慶元、年
六月以_日往樂平程氏與_他卒同歸至白鹿岡於二十
六日白晝忽拱手向左方三揖同行者扣其故曰見
三四個官負聚坐如何不唱喏而彼處通達了無所
覩方疑其恍惚冥罔中俄頃即低頭称腦痛僅能扶
至旅舍店已不能語迨夜而亡居人言顯拱手之處
舊有小庙疑其鬼為厲也

夷堅支景卷第六

校

夷堅支景卷第七十三事

鄂州網馬

當作網秦蜀買馬入東方率以五十匹為一網遺兵校部押馬多道亡於是置監漢陽憇泊五日以俟三衛江山諸軍取發先赴湖廣總領所對驗毛色齒數與四川馬司者無異然後即路乾道九年殿前程副將當此役自漢陽卜日將濟江卒長云舊例必具牲酒詣城隍廟謁賽乃行則長塗無它慮程不吝再言之忽怒詬曰我取官馬何預于神叱使去是日晚絕江宿城下驛才五鼓悉控馬往總司須啟關而入忽聞馬蹄

聲從西來諸卒謂它綱至豈立相戒各謹持控以防
相遇鬪觸之害俄頃間已至前暗中不能測其多寡
即衝突踉蹌不可制如是兩刻許天且明視它馬了
無而一行綱馬死者絕半皆折脅流腸若遭矛戟衆
以為程將慢神之咎時李元佐為總領

鄂總二犬

李元佐在鄂州得襄漢間二犬軀幹悍猛迥與它異
命畜于後圃慮其或傷人常加維繫一日守卒暫解
縱之使自如猶束其頸圍與禁卒營柵為鄰墻垣不
固營犬十數成群競至其傍肆意侮齧襄犬以頸索

拘縻之故不能敵俱遭搏噬守卒擊逐群犬去而曳以歸復繫諸處故逐數日不食若忿恨然衆卒或相與言此二犬非儕輩可比返遭傷害今而弗食豈亦懷報復之志乎盍為去其縛使得逞威以決勝負食以為然乃縱之營犬望見謂如前可欺群吠而至二犬奮迎之勢若猛虎之視羊豕或絕其咽或破其脅皆立死凡殺四五犬余悉奔遁衆卒烹食死者肉厭飫之外復以歸遺妻子經旬日顧念得肉之利又鮮縱如初徘徊抵暮畧無一來者俄有兩龍類犬出不意而至雖持撻毆逐不肯退少為客主各隕其一存

者流血呻呼而散不越夕併死蓋四犬競鬪皆不獲
免畜產御怒不可解如此

行林院鸕鷀

洪府奉新縣之陳三十里有僧舍曰竹林院，有松
岡巨松参天禽鳥群栖其上鸕鷀最多每歲生育及
秋乃去鄰邑建昌控岳鄉民王六者能緣木常升高
取其雛以供饌積十數年罹其虐者以千計紹熙甲
寅夏率其徒至松下繫小筴於腰間攀挾喬枝履虐
而上將及木杪老鸕鷀在焉悲噪苦切已而群飛競
集繞王生之身啄其股攫其目王盡力挾松兩手皆

不可釋其徒仰視之爭呼曰弗取雛且亟下未能及半啄攫者猶不捨遂顛墜死舉体如斧析然

汝嶺牛虎

建昌縣控鶴鄉有汝嶺絕高從顛至麓且十里民居於嶺西者畜一水牛甚大每旦則命小兒牧於嶺下听其齧草至暮牽以歸淳熙己亥之冬忽失所在一家長幼山中遍索無有也意為盜所竊聞於保伍後三日有樵夫言曰爾牛過嶺東方與虎聞且遭食矣於是聚衆鳴鑼持矛越嶺赴救正見牛倚石崖下臨虎作勢相拒衆莫敢逼民子頗勇壯奮刃直前將刺

虎則牛虎皆已立死時方嚴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畜還屠剥之視其內虎無它異獨牛之心胆皆破裂蓋雖力可格虎而振惧至是云

王宣二犬

紹興二十九年冬撫州宜黃縣劇盜謝軍九聚衆百輩椎埋剽劫至戕殺里豪董縣尉家知縣李元佐適在郡尉遺弓兵出討捕都頭劉超者領數十人前行翌日王宣者繼之與盜遇超即遁宣所部不及盜之半大呼索戰鏖鬪黃山下宣素蓄猛犬二每出必從是時亦奮呼噬齧盜死者且二十人遂奔潰宣退休

山上已而盜復還盡斷盡死者首携以出蓋慮為官兵所得識其形狀姓名累及親族宣望之甚怒曰我殺之而縱彼取頭顱去則何從籍手必取之於是率衆趨下再戰移晷翻為所敗宣與二兵得三級馳取徑路絕田而西方穿橐桔中陷于淖盜追及俱遭屠竊二犬猶存守其尸保伍環集以事白于縣元佐回邑厚恤三家命治棺往歛仍即彼處立廟犬凝立經日不食見家人家搖尾迎導至尸所宣既歸葬犬亦死邑人嗟異為塑於廟內以彰其義云

南昌胡氏蚕

淳熙十四年豫章蚕頓盛桑葉價直過常時数十倍
民以多為憂至舉家哭于蚕室命僧誦經而送諸江
富家或用大板浮籩筥其上傍置絳錢而書標云下
流善友若饒于桑者願奉此錢以償乞為育此蚕期
無愧于天地它不得已而輦弃者皆蹙額起不忍心
獨南昌縣忠孝鄉民胡二桑葉有余足以供餵養志
於蠶葉以規厚利與妻議欲瘞蚕妻非之胡不顧喚
厥子携鉏斫桑下為穴悉窖之且約遲明卜桑葉入
市自以為得策飲酒醉寢三更後聞床壁噴々聲謂
有盜舉火就視蓋蚕也以帚掃聚之隨掃隨布竟夕

擾、一家駭惧妻尤責言曩愆胡愈憤怒決意屏滌
盡明日昏時乃定殊不自悔但恨失一日摘鬻之利
俄又聞嘖、聲胡呼曰莫是個怪物又來也亟起明
燈足繞下地覺為蟲所齧大叫称痛其子繼起亦如
之妻急奔視則滿榻上下蜈蚣無數蚊子宛轉痛楚
數日胡二死蜈蚣悉不見子幸無他而外間人家蚕
已作蠶胡桑葉園不得一錢也

天王院古冢

隆興府城北望雲門外三里許有天王院、有舍利
塔舊傳仁壽中分布舍利於五十州建置寶塔此其

案此塔本在
今古
自山

一也初到院日有白脰烏前導故又以烏遮名之罹
建炎兵盜塔毀基存其徒僅立屋數椽以居莫能復
舊觀淳熙七年杭人俞紳來為府鈐轄其妻徐氏夢
一異僧引詣廢寺有故塔遺址群烏聚焉徐氏素崇
礼西方甚謹覺以語紳使訪測厥其或以天王院告
因過之儼然梦境也徐少時為韓蘄王妾後乃嫁紳
饒于財盡捐橐中所藏以造寺、既久廢多為人寄
取其間紳白府師悉起之凡數十家其一已歷年久
絕深堅甃石鎮密石外列小石人與近世明器相類
高数寸形相各異工製亦精巧役人爭取之又得小

形是第

石碑不形尺高廣半之細視蓋陶埴所作範其上為蓮葉下為荷花中有真書印文曰神武聖文皇帝之廟兩傍夾書曰真元二十一年紳覩之而惧但留一石人一牌復掩其毳而高築其處今為法堂紳不敢言于人久之始審與李仲詩說約使勿廣按貞元乃唐德宗紀年以二十一年正月終十月葬于崇陵其住時稱聖神文武沒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畧罔然本葬長安又牌在地中而印文曰廟不可曉也紳在任兵鈴妻皆死於後

李氏乳媪

李元佐以紹興十六年監建州豐國監生女子買民妻陳氏為乳母女既長因不復肯言歸媼賦性獷戾常與人競視同列蔑如也乾道四年女嫁王氏以其好罵弗與之俱後三年李為戶部郎陳死于臨安赴歛僧舍旋命僕泣火化將以其骨歸明日僕往收燼未出聞喧呼聲甚衆視之則有老幼數十人聚立火所曰火尸香如蓮花聞於外是異人也故來觀之僕為留一宿黎明呼僧誦經未明遠近已湊奔視灰中皆舍利衆競取之僕切於拾骸不暇尋覓只得十余顆以歸色如泥金而光明可鑑其形若小兒高不盈

寸李始歎異訪諸姨媼此媼平生險惡有何功力致
然皆云無它善業但每朝早起即誦蓮花經十余遍
不能記全文唯止憶三兩句有蓮花盆裏坐着玉仙
人每日清鍾淨不聞如是而已媼生前罵人當積口
業而用二十六年誦經之故獲報乃尔亦其善念堅
固所致云

范隅官

乾道辛卯歲浙江大旱豫章尤甚龔實之作救命諸
縣籍富民藏穀者責認糶數令自津搬隨遠近赴於
某所每鄉擇一解事者為隅官主其給納靖安縣羨

門鄉范生者在此選其鄰張氏當糶二千斛以情語
范曰以官價較市值不及三之二計吾所失蓋不勝
多矣吾與君從久宜蒙庇護盡為我具虛數以告官
司他日自有以相報范喜其言甘且真後讞咤其請
為之委曲張遂不復捐斗升閭里多知之而畏二家
力勢不敢宣泄壬辰秋大稔前事頓息范張由此愈
益交歡癸巳之春范以微疾卒將歛復蘇呼謂其弟
曰我適到一公府殿宇巖峻官吏森列使我供責減
壽二紀狀我念一生無過惡拒而不從吏云前年汝
為隅官虛申張家賑糶米二千石至餓死者若干人

非過惡而何我記得向時張家認只一千石今所言
乃倍之哀祈此吏放回取千照遂得暫歸當來應千
文書盡寘其篋中汝為檢索恐可籍手弟亟往取視
果二千石范即瞑目是時年三十有八踰歲張亦死
右九事本孝仁詩說

劉方明

潮陽劉昉方明甲志所書開元官王允之子也臨生
時允夢人自誦其詩兩句云仗遙楚甸三千里衣慈
秦川一帶雲既而生昉後仕至太常少卿三帥潭州
一臨夔府符其夢

九月梅詩

紹興三十八年九月潮州揭陽縣治東齋梅花盛開
嶺外梅著花固早于江浙然亦須至冬時乃有之邑
人甚以為異士子多賦詩大抵皆諂令尹時梁鄭公
正為館客寓此齋亦作一篇曰老菊殘梧九月霜誰
將先煖入東堂不因造物於人厚肯放南枝特地香
九鼎燮調端有待百花羞澁敢言芳看來水玉渾相
映好取龍吟橘樂章語意不凡殊類王沂公雖未然
得和羹用且向百花頭上開之句明年還泉州解試
第一又明年遂魁天下致位上宰

右二事見潮人王中行教授所作尚經

程氏樟木

鄱陽松子源民程氏家山有大樟木一株傳二三十
世矣族系益熾莫適為主故不加剪暴其高至侵雲
霄慶元、年族長知萬興衆議以興薦福寺使自伐
之監寺僧紹熙往涖其事木半生癭隆起三四尺一
匠先升高削去癭既脫中有泓水澄湛一蛇蒼褐色
見人若驚躍空而下匠以語禧、惧欲捨之知萬不
可曰吾舉宗聚謀發心施佛渠可中止卒仆之悉芟
刈枝幹獨留木身矯然如斷虹長隄時農人種稻在
田乃擊鼓喚集飲以杯酒晚拽耒十步木展轉東西

五人遭壓知萬姪亦死其傷股敗面者又十余輩死者家訴于官知萬曰不幸及此吾自茹猶子之痛尚何忍復相困乎竟載木歸寺紹熙以它事為郡倅所治囚械獄戶將受杖而听贖木今為大雄殿柱

清塘發洪

慶元乙卯歲夏五月中旬間饒州大雨七晝夜江湖大溢水入城者過六尺鄱陽浮梁尤甚清塘村去州一十九里劉氏擅其地是時庭中數處穿小穴濺水如跳珠其家謂積水固然弗以為慮至二十二日午未之際忽成雨大竅泉湧出其中方知必有水禍悉收

拾箱篋縛置梁上而率家人登舟趨後山甫及半山
水大至回望故廬已蕩然流隨而去無^大椽片瓦存迨
水退往視則陷為污澤了無向來居室形迹生之
具掃空識者謂螻蛄輩乘水勢與人為害然亦不可
奈何矣